長短經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長短經

(三)

趙蕤撰

長短經卷第七 權議

權誠 時宜第二十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議曰昔堯稱吾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吾約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遂禪於舜今周公不以天下爲務而自取其讓名非爲聖達節者也故孔子非之）董生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古語曰窮鼠嚙貍匹夫奔萬乘故黃石公曰君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孫卿曰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孫卿子曰昔者天子初卽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因因則禍不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授天子三策此誠之至也）何以明之昔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憂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脩身下賢惠人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利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壍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

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者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議曰。沛公之起也。虎嘯豐谷。飲馬秦川。財寶無所收。婦女無所取。降城則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而已。無私焉。所私者。私於天下也。故老子曰。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是知無取人。是乃大取也。

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身翕翼。猛獸將搏。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唯文唯德。誰爲之式。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被殷商衆口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羣衆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不覺。此亡國之則也。文王曰。善。賈子曰。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也。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利。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也。

楚恭王薨。子靈王卽位。羣公子因羣喪職之族。殺靈王而立子干。立未定。弟弃疾又殺子干而自立。弃疾、平王也。九人皆恭王子也。初子干之入也。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也。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也。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也。爲羈終世。可謂無人。終身羈客在晉。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也。楚君子干涉五難以殺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弃疾幷領陳事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人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也。有民二也。人信之也。命德三也。無苛慝也。寵貴四也。貴妃子也。居常五也。弃疾季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父既沒矣。民無懷焉。非令德也。國無與焉。無內主也。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也。對曰。齊桓、衞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衞以爲外主。齊桓奔莒衞。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也。從善如流。下善齊肅。齊、嚴。肅、敬。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求善不厭。以是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

寵於獻公。好學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者也。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他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饗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之。此二君者。異於子干。恭有寵子。國有奧主。謂弃疾也。子干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不送。歸楚。楚不逆。何以冀國。子干果不終。卒立弃疾。如叔向言。初楚恭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平王卽弃疾也。魯昭公薨於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也。地有五行。謂有五也。體有左右。謂有兩也。各有妃耦。謂陪貳也。王有公。諸侯有卿。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縱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

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上故曰雷乘乾也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人臣強壯若天下有雷也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議曰劉向稱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矣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策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衞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復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弒其君劉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皆陰勝而陽行下失臣道之所致也范睢說秦昭王曰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常縱溢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姁媢嫉能取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柄今右秩已上至諸史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由是觀之書稱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政逮於大夫亡之兆也信哉是言也孔子在衞聞齊田常將欲爲亂專齊國有無君之心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世卿大夫因移其兵以伐魯初田常相齊選國中女長七尺者三百人以爲後宮賓客舍人出入不禁田常後有七十餘男因此以盜齊國也孔子會諸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不忍觀其受敵將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取功於魯實難若移兵於吳則可也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矣

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晏等帥師。若破國則益尊。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而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子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其爲患之甚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然吾實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吾先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侯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而畏強齊。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也。大夫何足儼然辱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吾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吳王爲人猛暴。羣臣弗堪。國家疲於數戰。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王報吳之時也。誠能發卒佐之。以激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之所謂屈節以期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若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也。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乘其弊。滅吳必矣。越王許諾。乃使大夫種以三千人助吳。吳遂伐齊於艾陵。果以兵臨晉。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遂滅吳。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也。若乃強晉以疲吳。使吳亡而越霸。賜之說

也。美言傷信。愼言哉。秦始皇帝遊會稽。至沙丘疾甚。始皇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未授使者。始皇崩。時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丞相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羣臣莫知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位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然也。吾聞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旣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也。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而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謾。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衞君殺其父。而衞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議曰。亂臣賊子。自古有之。生而楚言可爲痛哭者。胡亥是也。夫大行不細謹。大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願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也。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俱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事將何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耶。高曰。君自料才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宮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吏。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

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舊事。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習胡亥學法。仁慈篤厚。輕財重士。秦之諸子。皆莫及也。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道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君其勿復言。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懸命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風搖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侯何見之晚也。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殘賊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由人哉。安足與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則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松喬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善者因敗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涕太息曰。既已不能死。安託命哉。乃聽高立胡亥。改賜璽書。殺扶蘇蒙恬。初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談遊者之秋也。故斯將西說秦王。至秦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說秦王陰遣謀士。齎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厚給遺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遂吞天下。皆斯之謀也。秦二世末。陳涉起蘄。兵至陳。張耳陳餘說涉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

趙。知其豪傑。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與卒三千。從白馬渡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郡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家自爲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傑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下趙十餘城。議曰。班固云。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仁。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稷卨歷十餘世。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稍蠶食六國。至于始皇。乃并天下。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諸侯力爭。以弱見權。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拊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越。用一威權。以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強敵橫發乎不虞。謫戍強於五伯。閭閻逼於戎狄。嚮應瘡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向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自速其斃也。由是觀之。夫豪傑之資。在虐政矣。韓信既平齊。爲齊王。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使三分天下。信不聽。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常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信曰。先生相寡人如何。對曰。願請閒。信曰。左右遠。蒯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背畔則大貴也。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煙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

地。父子暴骸。骨肉流離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於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洛。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藏。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依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起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國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車者。載人之患。衣人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嚮利背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奉項嬰頭。鼠竄歸於漢王。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歡。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於多欲。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諺曰．野獸盡而獵狗烹．敵國破而謀臣亡．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嚮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大賞之功．以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我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一儋、一斛之餘也．）闕卿相之位．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候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蹄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沈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王終不奪我齊．遂謝蒯生．蒯生曰．夫迫於苛細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爲巫．（議曰．昔齊崔杼弒莊公．晏子不死君難．曰．君人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

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孟子謂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雖云君天也。天不可逃。然臣緣君恩以爲等差。自古然矣。韓信以漢王遇厚而不背其德。誠足憐耳。吳王濞以子故不朝孝文帝時。吳太子入朝。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投吳太子。殺之。及削地書至。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誚田鳥反。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歡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雄。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秕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直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脩理。弃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抑亦可乎。王矍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雖急。固有死耳。安得勿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夕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起也。故吳王內欲以晁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傍徉天下。所鄉音向。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帥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七國皆

反兵敗伏誅。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西向。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淮南王安怨望厲王死。厲王長、淮南王安父也。長謀反。檻車遷蜀至雍死。上憐之。封其三子以安爲淮南王也。欲謀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後。其爲謀益甚。與左吳等日夜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召伍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臣今亦見宮中生荊棘。霧露霑衣也。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績紡。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殭屍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故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異物。及延年益壽之藥。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童男女也。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攻百越。尉他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

八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唱。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銅以爲錢。東煮海以爲鹽。上取江陵木爲船。國富人衆。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楚之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時所居。）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眶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後復問伍被曰。漢庭治亂。被曰。竊覩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綱紀。未有所缺。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楊。（塞名。）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不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欲舉事。臣見其將有禍而無福也。王怒。被謝死罪。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衆。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許直反。）而兵

百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鑱鑿棘矜也。大鑱謂之劒。五哀反。或是鑱矜。音其巾反。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秦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音旁。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赦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扣心而怨上。故陳勝一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揚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喻之。被以爲過。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傲倖耶。被曰。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今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使。及有耐罪以上。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鬢。故曰耐。又曰律爲司寇。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諸侯太子幸臣。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卽使辯武人名。隨而說之。儻可傲倖。十得一乎。王曰。此可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發淮南兵。使人卽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又欲令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未得發。會事泄誅。武帝時。趙人徐樂上書言世務曰。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無壇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魯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風從。此其故何也。由其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俗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是謂之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謂瓦解曰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有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大未有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明要也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推循治數而觀之則人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鄰也願脩之廟堂之上銷未形之患也）　後漢靈帝

以皇甫嵩爲將軍討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閻忠來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如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閒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名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議曰計有之親母爲其子抇禿出血見者以爲愛子之至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悮也事之情一矣所以從觀者異耳當今政理衰缺王室多故將軍處繼母之位挾震主之威雖懷至忠恐人心自變竊爲將軍危之且吾聞之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今權兵百萬勢得爲非握蓉姦之權居可疑之地雖竭忠信其能諭乎此田單解裘所以見忌也願將軍慮之閻生合將此類以破其志便引韓信喻之實不解心不忘忠之意談說之機漏於此矣）　昔韓信不忍一飡之過而弃三分之業利劒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

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揮足以震風雲。叱吒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羣怨之積。雖童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下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之木不雕。衰世之朝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彫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流縱檝。豈云易哉。且今宦豎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國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民未忘主。天下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議曰。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智士不爲勇將謀。勇夫不爲怯將死。自古然矣。故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所以佾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今時昏道喪。九域焚如。而委忠危朝。晏安昏寵。忠不足以救世。而死不足以成義。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閻忠又合以忠知說不用。因亡去。董卓擅朝政。徵皇甫嵩。梁衍說令討卓。又陶謙等共推朱儁爲太史。不使受李傕徵。二人皆不從。此意說也。范曄評曰。皇甫嵩朱儁竝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機。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捨格天之大業。蹈匹婦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議曰。楚白公勝殺子西。劫惠王。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國人攻白公。白公敗亡也。王莽時。寇盜羣發。莽

遣將軍廉丹伐山東。丹辟馮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將軍受國重任。不能捐身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之。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者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爲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世。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代相韓。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於太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儁不附。今海內潰亂。民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縱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于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將軍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未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晰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必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必見贅於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再來。公勿再計。丹不聽。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

時汝南郅惲仰觀玄象而謂友人曰。今鎮歲熒惑。竝無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以

此說丹朱丹朱不用其言也衍乃亡命河東議曰昔蒯通說韓信酈忠說皇甫嵩馮衍說廉丹此三人皆不從甘就危亡何也對曰范曄曰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脊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由此觀之夫入情樂則思安苦則圖變必然之勢也今三子或南面稱孤或位極將相但圖自安之術無慮非常之功不知勢疑則變生力侔則亂起勢已疑矣弗能辭勢以去嫌力已侔矣弗能損力以招福遲迴猶豫至於危亡其禍在於矜全反貽其敗者也語曰心死則生幸生則死數公可謂幸生也來歙說隗囂遣子入侍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大王幾無所措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率儒生之說弃萬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若計不及此宜蓄糗糧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泉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囂然元計雖已遣子入質猶負於險阸欲專制方面遂背漢賈復曰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而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魏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使太祖家居鄴太祖將許之程昱見曰竊聞將軍欲遣家居鄴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幷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耶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

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之臣。今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若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議曰。陳壽稱先主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無二蛟。由此觀之。若位同權均。必不容已。有自來矣。曹公欲遣家居鄴。與袁紹連和。惑之甚也。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陳留太守張邈正義責之。紹令曹操殺邈。操不聽。邈心不自安。及操東擊陶謙。令其將陳宮屯東郡。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竝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劒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而反曹公。議曰。曹公與邈甚相善。然邈包藏禍心者。迫於事也。故每覽古今所由改趨。因緣侵辱。或起瑕釁。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邸。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由此觀之。夫叛臣逆子。未必皆不忠也。或心忽意危。或威名振主。因成大業。自古然之矣。鍾會鄧艾既破蜀。蜀主降。會構艾。艾檻車徵。會陰懷異圖。厚待蜀將姜維等。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徐圖克復也。乃詭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爲之。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跡。全功保身。登

峨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姜維。張華外鎮。當徵爲尚書。馮紞疾之。侍帝從容論魏晉故事。因曰。臣嘗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耶。紞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異。下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與。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獎誘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利害。遂構凶逆耳。向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也。世祖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愚臣之言。思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敗。世祖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陛下謀謨之臣。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思耳。世祖默然。俄而徵華免官也。

晉懷帝時。遼東太守龐本私憾東夷校尉李臻。鮮卑索連木津等爲臻興義。實因而爲亂。遂攻陷諸將。大單于慕容廆之長子翰言於廆曰。臣聞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鱠。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遼東傾沒。乘便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幷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善之。遂戒嚴討連津。斬之。立遼東郡。議曰。古人稱始禍者死。謂首亂先唱。彼姦雄不逞之輩。外託義兵以除逆節。內包凶悖。因茲而起。皆勤王助順。用時取權。廆之謂矣。後秦秦王符生殺害忠良。秦人度於一時。如過百日。權翼乃說東海王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一旦有風塵之變。非君王而誰。

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從民心。堅然之。引爲謀主。遂廢生立堅爲秦王。議曰。傳云。聖達節。次守節。不失節。仲虺稱惟天生人有欲。無主乃亂。唯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人墜塗炭。惟王弗邇聲色。弗殖貨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許芝曰。春秋傳云。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京房作易傳曰。王者主之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無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由此觀之。苻堅自立而廢生。此聖人達節。以天下爲度者也。

宋孔熙先者。廣州刺史默之子也。有姦才。善占星氣。言江州分野出天子。上當見弒於骨肉。及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幽于安城郡。熙先謂爲其人也。遂說王詹事范曄曰。先君昔去廣州。朝謗紛紜。藉大將軍深相救解。得免艱危。曩受遺命。以死報德。今主上昏僻。殆天所弃。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今人情騷動。星文舛錯。時至則不可拒。此之謂乎。若順天人之心。收慕義之士。內連寵戚。外結英豪。潛圖構於表裏。疾雷奮於肘腋。然後誅除異義。崇奉聖明。因人之望。以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維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大人謂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重曰。昔毛琢竭節。不容於魏武。張溫畢議。見逐於孫權。彼二人者。國之信臣。時之俊乂。豈疵瑕暴露。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哉。皆以廉直勁正。困於邪枉。高行妙節。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有過于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彭城斥逐。徐童見疑。彼豈父母之讐。爲代之怨。尋戈拔棘。自幼而然。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閒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不厭。是豈書籍遠事。可爲寒心悼慄者也。今建

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比之泰山而去累卵。何苦不就。且崇樹聖明至德也。身享卿相大業也。授命幽居。鴻名也。比跡伊周。美號也。若夫至德大業。鴻名美號。三王五霸所以覆軍殺將而爭之也。一朝包括。不亦可乎。又有邇於此者。愚則未敢道。曄曰。何謂。熙先曰。丈人奕葉清華。而不得連姻帝室。國家作禽獸相處。丈人曾未恥之。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爲激。曄默然。自是情好。遂密陰謀構矣。熙先專爲謀主。事露皆伏誅。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擾。蓋俗之量。則闇常均之下。其能導之以道。將之以識。作而不失於義。行而無犯於禮。殆難爲乎。若曄等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天方無釁。以欲干時。及罪暴刑行。父子相哭。累葉風素。一朝而殞。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心逆而險。此之謂乎。周大將軍郭榮奉使詣隋高祖。高祖楊堅。時爲定州。高祖謂榮曰。吾雅尚山水。不好纓紱。過藉時來。遂叨名位。願以侯歸第。以保餘年。何如。榮對曰。今主上無道。人懷危懼。天命不常。能者代有。明公德高西伯。望極國華。方據六合以慰黎庶。反效童兒女子。投坑落穽之言耶。高祖大驚曰。無妄言。族矣。及高祖作相。笑謂榮曰。前言果中。後竟代周室。議曰。昔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甚盛。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周爲細。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以此五短擊彼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人。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如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不當乎。武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銀綵帛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收暴虐之吏殺無罪之人。非以法度。此謂賊也。由此言之。苟爲殘賊之行。雖大亡也。故知王者之勢。不在衆寡。有自來矣。隨高祖崩。葬於太陵。初疾也。璽書徵漢王諒。諒時鎮并州。諒聞高祖崩。流言楊素篡位。大懼以爲詐也。發兵自守。陰謀爲亂。南襲蒲州。取之。

諒初反也。王頗說諒曰。王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師。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從其言。故敗也。司馬參軍裴文安說諒曰。兵以拙速。不聞巧遲。今梓宮尚在仁壽。比其徵兵東進。動移旬朔。若驍勇萬騎。卷甲宵行。直指長安。不盈十日。不逞之徒。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乃親率大軍。屯於幷介之閒。上聞之大懼。召賀若弼議之。弼曰。漢王先帝之子。陛下之弟。居連率之重。總方岳之任。聲名震響。爲天下所服。其舉事畢矣。然而進取之策有三。長驅入關。直據京師。西拒六軍。東收山東。上策也。如是則天下未可量。頓大軍於蒲州。使五千騎閉潼關。復齊舊境。據而都之。中策也。如是以力爭。議曰。齊舊境。謂北齊時境土也。非今青州之齊也。若親居太原。徙遣其將來。下策也。如是成擒耳。上曰。公試爲朕籌之。計將何出。弼曰。蕭摩訶亡國之將。不可與圖大事。裴文安少年雖賢。不被任用。餘皆羣小。顧戀妻孥。苟求自安。不能遠涉。必遣軍來攻蒲州。親居太原。爲之窟穴。臣以爲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籌。乃以楊素爲將。破之。議曰。初漢王陰謀爲亂。聲言討素。司馬皇甫誕諫曰。大隋據有天下二十餘載。兆庶乂安。難以搖動。一矣。萬姓厭亂。人思安樂。雖舜禹更生。其望未從。二矣。太子聰明神武。名應圖讖。素曾不得捧轂。庸敢生心。三矣。方今諸侯王列守州郡。表裏相制。勢不可舉。四矣。以茲四固。鎮臨天下。得興禍亂。未之前聞也。漢王不從。故敗。由此觀之。天下無思亂之心。土崩之釁。雖有吳楚之衆。猶不能成。而況於么麼乎。故先王貊其德音。勤恤人隱者。蓋爲是也。隋煬帝親御六軍伐高麗。禮部尚書楚國公楊玄感據黎陽反。李密說玄感曰。天子遠征遼左。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

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權兵出其不意長驅入崩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剋計之上也一本云令車駕在遼未聞斯舉分萬餘人電發捍臨渝關絕其歸路不經一月倉廩必竭東拒大敵西迫我師進無所依退無所據百萬之衆可坐爲魚此不戰而屈人者上策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衞文昇不足爲意今若率衆西入長安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策計之中也一本云自上君臨天下胥怨明公上將之子恩被黎元長驅入關中策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兵堅城之下勝負都未可知此計之下也一本云樊子蓋不達大體姦謀雄斷據全周之地恃甲兵之強召之則不來攻之則不陷頓兵牢城之下外無同力之師攻洛陽下策也玄感利洛陽寶貨曰公之下策我之上策也遂圍之玄感失利宵潰王師追斬之議曰玄感之反也太白入南斗諺曰太白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由是天下持兩端故三略曰放言過之裴子野曰夫左道怪民幻挾罔誕足以動衆而未足以濟功今以諺觀之左道可以動衆者信矣故王者禁焉李密乃亡歸翟讓議曰太公稱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呂氏春秋曰庖人調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爲庖人矣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爲庖矣霸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霸王若使霸王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霸王矣由是觀之夫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今玄感利洛陽寶貨安得霸王之事哉隋煬帝初猜忌唐高祖知之常懷危懼唐公爲太原留守煬帝自遼東還都唐公詣行在所時過患不瘳未得時謁唐公外甥王氏充選後宮煬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甥以實對帝曰可得死否高祖知之每懷危懼也爲太原留守以討擊不利恐爲煬帝所譴甚憂之時太宗從在軍中知隋將亡潛圖義舉以安天下乃進曰大人何憂之

甚也。當今主上無道。百姓愁怨。城門之外。皆已爲賊。獨守小節。必旦暮死亡。若起義兵。實當人欲。且晉陽用武之地。足食足兵。大人居之。此乃天授。正可因機轉禍。以就功業。既天與不取。憂之何益。高祖大驚。深拒之。太宗趨而出。明日復進說曰。此爲萬全之策。以救滅族之事。今王綱弛紊。盜賊遍天下。大人受命討捕。其可盡乎。賊既不盡。自當獲罪。且又世傳李氏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隆貴。一朝族滅。大人既能平賊。卽又功當不賞。以此求活。其可得乎。高祖意少解。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道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於是定計。乃命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募兵。旬日之間。衆且一萬。斬留守副王威高君雅。以其詭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爲不利故也。用裴寂計。準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以安隋室。傳檄諸郡。以彰義舉。秋七月。以精甲三萬。西阨關中。高祖杖白旗。誓衆於太原之野。引師卽路。遂亡隋族。造我區夏。晉陽令劉文靜嘗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帝。年雖少。乃天縱也。後文靜爲李密親戚。被禁。太宗陰有異志。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亦覺太宗有非常之意。因歎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知其意。報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文靜起拜曰。久知郎君乃潛龍也。今時事如此。正是騰躍之秋。素稟膺籙之資。仍懷撥亂之道。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文靜知攀附之所。太宗喜曰。計將安出。文靜對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以千萬數。但須眞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并州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立地可數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卿言善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陰圖起義。高祖乃命文靜詐爲煬帝敕。發太原鷹門、馬邑、數郡人二十已上三十已下。悉爲兵。以歲

募集滎郡。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又令文靜與裴寂詐作符敕。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而起。改旗幟以彰義舉。又令文靜連突厥。突厥始畢曰。唐公舉義。欲何爲也。文靜曰。文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因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欲廢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悅。卽遣兵隨文靜而至。兵威益盛矣。由此觀之。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所以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昔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喟然歎曰。富貴無常。不如是。王公其何以誡愼。民萌其何以勸勉。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知權而思誠。乃有國之福者矣。

時宜第二十一

夫事有趨同而勢異者。非事詭也。時之變耳。何以明其然耶。昔秦末。陳涉起蘄。兵至陳。陳豪傑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爲王。陳涉問陳餘張耳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以私。願將軍無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及楚漢時。酈食其爲漢謀撓楚權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向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以行。陛下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張良曰。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何哉。良因發八難。其略曰。昔者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褒賢者之閭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民。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武。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四也。放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放馬不復用乎。其不可五也。休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且夫天下遊士。離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餘無復立者。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楚唯無強。六國者復撓而從之。（唯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弱而從之也。）陛下安得而臣之哉。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則大事去矣。時王方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我事。趣令銷印。此異形者也。（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勢。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等同事等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說陳涉以復六國後。自爲樹黨。酈生亦用此說漢王。所以說者事同。而得失異者何哉。當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力能率從六國。如秦之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弊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士也。所謂取非其有。以德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此事同而異形者也。）

七國時。秦王謂陳軫曰。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請爲寡人決之。軫曰。昔卞莊子方刺虎。館豎子止之

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虎之名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必是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卞莊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果如其言初諸侯之叛秦也秦將章邯圍趙王於鉅鹿楚懷王使項羽宋義等北救趙至安陽今相州安陽縣也留不進羽謂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蝱蝱喻秦也蝱喻章邯也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卽戰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羽曰將軍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士卒食蔬菜以菽雜之半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幷力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強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臣也卽夜入義帳中斬義悉兵渡河沈舟破釜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大破秦軍此異勢者也荀悅曰宋義待秦趙之弊與卞莊刺虎事同而勢異何也施之戰國之時隣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來久矣一戰之勝敗未必以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則乘利退則自保故畜力待時承弊然也今楚趙新起其力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事同而勢異者也韓信伐趙軍井陘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昇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平旦信建大

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弃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韓信等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乘擊大破之。虜趙軍。諸將効首虜。皆賀信。因問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又高祖劫五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與漢大戰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此異情者也。荀悅曰。伐趙之役。韓信軍泜水。而趙不能敗。何也。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也。趙兵出國近攻。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深懷內顧之心。不爲必死之計。韓信孤軍立於水上。有必死之計。無生慮也。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制敵入國。飲酒高會。士衆逸豫。戰心不同。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以決一旦之命。此漢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漢。而漢王以懈怠之卒應之。此事同而情异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計策之機也。

漢王在漢中。韓信說曰。今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向。可以爭天下。後漢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到。世祖欲南歸。召官屬計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郡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世祖官屬不從。遂南馳。官屬各分散。議曰。歸師一也。或敗或成。何也。對曰。孫子云。歸師勿遏。項王使三王之秦。遏漢王歸路。故鋒不可當。又孫子稱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光武兵從南來。南行入散地。所以無鬬志而分散也。故歸師一也。而一

成一敗也。後漢李傕等追困天子於曹陽。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在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權不失機。功不厭速。願其圖之。紹不從。魏武果迎漢帝。紹遂敗。梁武帝蕭衍初起義。杜思沖勸帝迎南康王都襄陽。正尊號。帝不從。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耶。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藺艾同焚。若功業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江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哉。不從。遂進兵剋建鄴而有江左。議曰。挾天子而令諸侯。其事一也。有以之成。有以之敗。何也。對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肆行凶暴。繼體不足以自存。人望所歸。匹夫可以成洪業。夫天命底止。唯樂推。有自來矣。當火德不競。羣豪虎爭。漢祚雖衰。人望未改。故魏武奉天子以從人欲。杖大順以令宇內。使天下之士。委忠霸圖。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斯之謂矣。齊時則不然。溥天思亂。海水羣飛。當百姓與能之秋。屬三靈改卜之日。若挾魯主。不亦違乎。故傳譏袁弘欲與天之所懷。而美蔡墨雷乘乾之說。是以其事一也。有以之成。有以之敗也。此情與形勢之異者也。隨時變通。不可執一矣。諸葛亮曰。范蠡以去貴爲高。虞卿以捨相爲功。太伯以三讓爲仁。燕噲以辭國爲禍。堯舜以禪位爲聖。孝哀以授董爲愚。武王以取殷爲義。王莽以奪漢爲篡。桓公以管仲爲霸。秦皇以趙高喪國。此皆趣同而事異也。明者以興治。暗者以孱亂也。

長短經卷第八 雜說

釣情　詭信　忠疑　用無用　恩生怨　詭順　難必　運命　大私　敗功　昏智
卑政　善亡　詭俗　息辯　量過　勢運　傲禮　定名

釣情第二十二

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又曰。未信。則以爲謗己。孫卿曰。語而當。智也。默而當。知也。尸子曰。聽言耳目不懼。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是知將語者。必先釣於人情。自古然矣。故韓子曰。夫說之難也。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實爲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弃其身。此不可不知也。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此不可不知。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說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身危。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又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惜。則以爲營己。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不可不知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

則無以其敵怒之。凡說須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飭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荀悅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身。則咎悔及之矣。故曰。舉過揭非。則有干忤之咎。勸勵教誨。則有俠上之譏。言而當。則恥其勝己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己而同。則惡其奪己明也。後己而同。則以爲從順也。違下從上。則以爲諂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智。則衆惡其蓋之也。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爲懷隱。進說竭情。則以爲不知量。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責。言而事效。則以爲固當。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則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仲尼發憤稱予欲無言者。蓋爲語之難也。何以明其難耶。昔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亦云。暮而果大亡。其家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智之難也。處智則難。衞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御籍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苦服車至門。拔教逆毋滅櫓。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牖下。妨往來者。主人大笑之。此三言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矣。此說之難也。說者知其難也。故語必有釣。以取人情。何以明之。昔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田嬰欲中

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此情可以物釣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晁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何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悅之。此情可以言釣也。吳伐越。越棲於會稽。句踐喟然歎曰。吾終此乎。大夫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霸王。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句踐及得免務報吳。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嘗之。乃貸粟以卜其事。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子胥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矣。太宰嚭聞之。譖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吳遂殺子胥。此情可以事釣也。客以淳于髡見梁惠王。惠王屏左右。再見之。終無言。惠王怪之。讓客。客謂淳于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有獻善馬。寡人未及試。會生來。後有獻謳者。未及試。又會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此情可以志釣也。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韓魏用趙臣張孟談之計。陰謀叛智伯。張孟談因朝智伯。遇智果於轅門之外。智果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察其志矜而行高。見二君色動而變。必背君矣。智伯不從。智果出。遂更其姓爲輔氏。張孟談入見趙襄之曰。臣遇智果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而更其族。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因與魏韓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此情可以視釣

也。殷浩仕晉有盛名。時人觀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此情可以賢鈞也。呂氏春秋曰。夫國之將亡。有道者先去。鈐經曰。喜色洽然以出。怒色赮然以侮。欲色熙然以愉。懼色憚然以下。憂色懼然以靜。此情可以色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周禮五聽。一曰辭聽。辭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氣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耳不直則惑。五曰目聽。目不直則眊然。由是觀之。夫人情必見於物。昔晉王好色。驪姬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嚭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蒸子以壅之。沉冥無端。甚可畏也。故知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此之謂也。能知此者。可以納說於人主矣。

詭信第二十三　議曰。代有詭詐反爲忠信者也。抑亦通變適時。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也。

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曰。信近於義。言可覆也。由是言之。唯義所在。不必信也。議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廢。則無以興。若忠於斯。必不誠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親之。則吾之所謂忠。則彼之所謂詐也。然則忠之與詐。將何而取定哉。抑吾聞之。夫臣主有大義。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觀臣主之義定。欲行信。顧上下之分明。苟分義不愆於躬。雖譎而不正可也。何以明之。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楚子圍宋。宋求救於晉。晉侯使解楊如宋。使爲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

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衞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何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韓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訐之官。令尹曰。必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執其子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用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止。聞仲尼之賞。魯人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顏率欲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僞也。故不見率。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議曰。語稱惡訐以爲直者。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若使顏率忠正。則公仲之惡露。故顏率詐僞。則公仲之福。

齊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蘇秦說齊。齊歸燕十城。蘇秦還燕。人或毀之曰。蘇秦左右貢國。反覆臣也。將作亂。燕王意疎之。捨而不用。蘇秦恐被罪。入見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之功。而主親拜之於廟。禮之於庭。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王之福也。燕王亦嘗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訟者言也。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鬻而不售。順而無毀。則售而不鬻者。唯媒耳。且事非權

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耳訑音土和反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蘇秦曰有此臣亦不事王矣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得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肖爲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于首陽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肖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強兵哉韓子曰夫許由、務光、伯夷、叔齊、此數人者皆見利不喜臨難不恐夫見利不喜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雖嚴刑無以威之此謂不令之人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代將安用之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窺於邊城之外昔鄭子產獻入陳之捷于晉晉人問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由是以殺今六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大焉晉人不能詰也且臣之有老母於東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行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者、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也燕王曰夫僕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其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

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適不幸而類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後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復厚遇之由此觀之故知譎卽信也詭卽忠也夫詭譎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忠疑第二十四

夫毀譽是非不可定矣以漢高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尙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知世之聽者多有所亢多有亢卽聽必悖矣亢過何以知其然耶呂氏春秋云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顏色言語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者也竊掘其谷而得其鈇谷坑也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也其隣子非變也己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亢矣邾之故爲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之君曰不若以組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爲因裳多爲組也傷敗也邾君不悅於是乎止無以組邾君有所亢也邪之故爲甲以組而便也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以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也累辱也凡聽有不可不察樓緩曰公父文伯仕於魯病而死女子

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其相室曰。焉言子死而弗哭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弗隨之。今死。婦人爲自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不免於妬妻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盡啜之。文侯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堵師贊曰。其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淮南子曰。親母爲其子抶禿。出血至耳。見者以爲愛子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悞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耳。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抌則隋。（隋音隨。訓虧也。）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詎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是知天下是非。無所定也。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哉。（議曰。夫忘家殉國。則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衞公子開方、吳起、樂羊、三人是也。若私其親。則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君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則忘其身。穫且殺莊賈是也。故傳曰。欲加之罪。能無辭乎。審是非者。則事情得也。）故有忠而見疑者。不可不察。

用無用第二十五

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然張一目之羅。終不能得鳥矣。鳥所以能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能遠矣。以是推之。無用之爲用也大矣。故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矣。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削足而適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昔陳平智有餘而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相懷。則智者以有餘見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漢徵處士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李固朱穆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器。世主禮之以得衆。孔子稱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燕昭尊郭隗以致劇樂。齊桓禮九九之術。以招英雋之類也。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也。而惑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遼遠術。賤斥國華。不亦過乎。

恩生怨第二十六

傳稱諺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是知凡怨者。不怨於所疏。必怨於親密。何以明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泣涕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而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晉使韓簡子視秦師云。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所以來也。觀秦怒而來。則知至恩必有至怨矣。杜鄴說王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謹。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殊。戚。近也。殊謂異於疏者也。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所作也。由此觀之。故知怨也者。親之也。恩也者。

怨之所生也。不可不察。

詭順第二十七

趙子曰。夫雲雷世屯。瞻烏未定。當此時也。在君爲君委質治人。各爲其主用職耳。故高祖賞季布之罪。晉文嘉寺人之過。雖前窘莫之怨也。可謂過於大體矣。昔晉文公初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及反國。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殺之。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國君而譬匹夫。懼者甚衆也。）軫見之。以難告。得免呂郤之難。（韓子曰。齊晉絕嗣。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君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桓公文君。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能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子罕田常之劫。知之則因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其譬而時不能燭多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惑。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二人爭寵。儀惡軫於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閒。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軫。軫爲楚厚。爲秦薄也。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之。王乃召軫而問之。軫曰。臣願之楚。臣出必故之楚。且明臣爲楚與不也。昔楚有兩妻者。王聞之乎。王曰。弗聞。軫曰。楚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復者挑之。居無幾

何有兩妻者死客爲挑者曰爲汝娶少者乎長者乎挑者曰娶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復挑汝汝何故娶長者挑者曰居人之所則欲其挑我爲我之妻則欲其罵人今楚王明主昭陽賢相使軫爲臣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將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臣何故之楚臣出必故之楚足以明臣爲楚與不也軫出儀人問王曰軫果欲之楚不王曰然儀曰軫不爲楚楚王何爲欲之王復以儀言謂軫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盡知之矣子肯忠於君而天下皆爭以爲臣曾參孝己愛於親而天下皆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舊者良軫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必善婦也今軫若不忠於君楚亦何以爲臣乎忠且見弃軫不之楚將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厚待之惠王終相張儀軫遂奔楚 張儀初惡陳軫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右爰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質而得復楚軫曰善因使人以張儀之言聞於楚王楚王喜欲復之軫乃奔楚也 韓信初爲齊王時蒯通說使三分天下信不聽後知漢畏惡其能乃與陳豨謀反事泄呂太后以計擒之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高祖自將伐陳豨於鉅鹿信稱疾不從欲於中起信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郡臣皆賀相國詐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也 高祖歸乃詔齊捕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耶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今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

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網弛而維絕。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雋烏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求者甚衆。故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人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因攜公孫子之腓而噬之。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攜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任之於王。後田單得免九子之讒。貂勃之力也。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濟北王欲自殺。齊人公孫玃俱碧反。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北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雖也。雖墜墜、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嚮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便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以羊犢之弱。而捍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悔不與吳西也。

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縞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陳琳典袁紹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計其主。取福一時。故跖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愛前。四方革面。英豪宅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曰、善。厚待之。由此觀之。是知晉侯殺里克。漢祖戮丁公。石勒誅棗嵩。劉備薄許靖。良有以也。故范曄曰。夫人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恥以其衆受寵。猶可以受大寵。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難必第二十八

夫忠爲事君之首。龍逢斬。比干誅。孝稱德行之先。孝已憂而曾參泣。遇好文之主。賈誼被謫於長沙。當用武之時。李廣無封侯之爵。又云。意合異類生愛。意不合至親交兵。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凡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此難必者也。何以言之。語曰。羿關弧則越人之行自若。弱子關弧則慈母入室閉戶。故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也。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之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

賢不過舜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漢時。梁孝王藏匿羊勝公孫詭。韓安國泣說梁孝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皇帝、景帝也。是梁孝王兄。）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臨江王、景帝太子也。）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閒。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言過廢王臨江。（景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害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孝。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說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孝王出羊勝寺。（景帝弟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計。求爲漢太子。恐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袁盎。帝聞詭勝計。遣使十輩。舉國大索。捕詭勝不得。內史韓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入見王說之。王出詭勝詭勝自殺也。）由是觀之。安在其可必哉。語曰。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絕。此言財色不可必也。墨子曰。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黃石公曰。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此言臣子不可必也。詩云。自求伊祐。有旨哉。有旨哉。

運命第二十九

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夫人之受生。貌異音殊。苦樂愚智。尊卑壽夭。無非三勢。業理使之然。

夫天道性命。聖人所稀言也。雖有其旨。難得而詳。然校之古今。錯綜其紀。乘乎三勢。亦可以仿彿其略。何以言之。荀悅云。凡三光（議曰。三光日月星也。）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不其然乎。（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乎。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病溫霜露殺五穀。人主好畋獵。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人。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文王曰。誠哉。）今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易稱積善餘慶。則有顏冉短折之兒。善惡之報。類變萬端。不可齊一。故視聽者惑焉。（太史公曰。書稱天道無親。嘗與善人。七十子之徒。仲尼最獨薦顏回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早夭。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余甚惑也。）常試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者。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皆性命三勢之理也。（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扁鵲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鵲。亦不生矣。若夫膏盲之病。雖醫和弗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者。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荀悅論性命三勢之理。揚子法言云。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或問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後成者。有雖加教化而終不成者。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則可上可下。（議曰。傳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疑焉。故堯湯水旱。天數也。（議曰。夫陰靜陽動。天迴地游。太一算周。成百六

之厄。太歲數極。爲一元之災。必然之符。不可移也。故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言必定也。故曰天數。漢時公孫弘則不然。以爲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餘烈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親之。天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觀公孫弘所言。以爲德感水旱。非天數也。一家之談。非爲正論。洪範咎徵。人事也。議曰。傳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謂五事以應休咎。故曰人事。魯僖霖雨。可救之應也。周宣旱甚。難變之勢也。議曰。孔子云。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誠也。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言上天不以僞動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古語曰。土性勝水。掬壞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以殘林。傳曰。小惠未孚。神勿福也。此言善少不足以感物也。今零祭是同而感應異者。或謂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設空文。精誠不至。故不同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議曰。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懷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懷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懷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後世一年。晉滅樂氏。由是觀之。懷雖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雖賢智。以其父懷之汰虐。遂遇於禍。然則禍之與福。不在我之賢虐矣。范曄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失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於有德矣。袁安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由是觀之。夫陳平邴吉。及袁安之後。衰與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我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釋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惠。與夫仁義禮智信亦何殊。故蓋以所脩爲因。其果爲報。人脩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闕焉。果亦隨滅。是以朂明醜於貌而惠於心。趙壹高於才而下於位。羅裒富而無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興喪。得失咸必由之。由是言之。夫行已不周。則諸福不備。故吉凶禍福。不得齊也。故世人有操行不軌。而富壽者矣。有積仁潔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見比干之剖心。以爲忠貞不足爲也。聞偃王之亡國。以爲仁義不足法也。不亦過乎。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

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斯則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取弊矣遲速深淺變化錯乎其中其故參差難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曰議

孫卿云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則天不能禍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若星墜木鳴天地之變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矣何者政險失人田荒穀惡糴貴人饑道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亂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妖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令以教誨明賞罰以沮勸若此則亂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理之紂之所亂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變正而人易教則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豈可謂有命哉昔梁惠王問尉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天官之陣曰背水陣者爲絕軍向阪陣者爲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漳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擊紂之億有八萬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官之陣哉然而不勝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稽已智者謂之天子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按孫卿墨翟尉繚之說言占凶禍福在於人矣周公誠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懼弗敢荒寧享國七十年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享國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人弗侮鰥寡享國卅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嗚呼嗣王其鑒于茲史記陳世家曰陳舜後也周武王封之陳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禪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氏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又南越傳云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人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嘗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益禹之烈也又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之少子也幽王以爲司徒問於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

曰。昔祝融爲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國興。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武王封叔虞於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若周衰。並必興矣。按周公馬遷太史伯之談。言興亡長短。必依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語其詳。嘗試論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靈雖陰騭下人。定於冥兆。然興亡長短。以德爲準。若德脩於曩則命定於今。然則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則吉凶禍福。不由天也。命定於今。則賢聖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此運命之至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之謂矣。議曰。夫吉凶由人。興亡在德。稽於前載。其在德必矣。今論者以堯舜無嗣。以爲在命。此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興者。若使傳子。則功臣之德廢。何以言之。昔鄭桓公問太史伯曰。周衰何國興。對曰。昔祝融爲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齊姜姓。伯夷之後。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伯翳佐舜。懷柔百物。若周衰。並必興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捨亂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殷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由此言之。安在其無嗣哉。又曰。楚師屠漢卒。睢水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此其弊也。對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問子韋。子韋曰。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在君。雖然。可移於人。據此言則君有禍。人當受之。若當君厄會之時。則生人塗炭。雖伊顏游夏。何所抗哉。故莊子曰。當堯舜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此之謂矣。又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蒸報爲何義。自金行不競。天地販湯。遂覆瀍洛。傾五都。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一〕此論以戎狄內侵。便謂由命。此所謂不量於德者也。何則。昔秦穆公問戎人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可小理。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平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殺。至於滅宗。皆此類也。夫戎夷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於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夫戎夷之德有如是者。今晉之興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顚墜戮辱之禍日有。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榮。以便事其傾覆屠鱠。非止於誅殺也。風俗淫僻。廉恥

並失先時而昏任情而動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其淫亂凶逆非止於蒸報也由是觀之晉家之德安勝於匈奴哉今見戎狄亂華便以爲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過歟

大私第三十

管子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周書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何以徵其然耶黃石公曰得前勿有立而勿取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人多務功鮮有讓者唯天子不與下爭功名耳故曰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乎彼爲諸侯已爲天子天子不收功於萬物故能成其高王不競名於衆庶故能成其大也使城自仔令士自取盡與敵城之財令自取之所謂使貪使愚者也王者之道也尸子曰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

敗功第三十一

文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因過以爲功者也魏將王

昶陳泰兵敗。大將軍以爲已過。魏人感將軍引過。皆悅思報之。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已過。過銷而業昌。可謂智矣。夫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勿康。其可得乎。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上下離心。賢愚釋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剋。謬之甚矣。夫人君苟統斯理。而以御國。行雖失而名揚。兵雖挫而戰勝。百敗猶可。況再敗乎。此因敗以成功也。故知智者六舉事也。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自古然矣。議曰。白起爲秦坑趙降卒四十餘萬。使諸侯曲秦而合縱。夫坑趙降卒。非勝也。乃敗秦之機。商君詐魏虜公子卬。使秦信不行於天下。乃自敗之兆。非霸業也。樂毅仗義以下齊城。敗于即墨。非敗也。乃是吞天下之勢。劉備憐歸義之人。日行十數里。敗於長坡。雖奔亡不暇。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敗。齊人以棊敗素而其價十倍。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昏智第三十二

夫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則心平。此出文子。今士有神清智明。而闇於成敗者。非愚也。以聲色勢利怒愛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攝魯相。齊景公聞而懼曰。孔子爲政。魯必霸。亡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犂且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祿。遺哀公以女樂。哀公親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不聽。必輕絕魯。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繡之衣。而舞康樂。遺魯君。魯君受齊女樂。怠於事。三日不聽政。孔子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逐適衛。此昏於聲色者也。戎王使由余觀秦。秦繆公以由余賢

聖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柰何。內史廖曰。戎主處僻匿。未嘗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諫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女樂以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終年不遷。由余諫不聽。繆公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降秦。梁王觴諸侯於苑臺。魯君曰。昔者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也。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而飽。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也。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也。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也。今主君之樽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人有一於此。足以亡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誡歟。梁王稱善。相屬。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塗也。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代之佳公子也。然不覩大體。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四十餘萬。邯鄲幾亡。此昏於利者也。人物志曰。夫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惻愴。是有慈而不仁者。覩危急則隱。將赴救則畏患。是有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欲則內恁。是有厲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則惻奪之也。仁而不恤。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則欲奪之也。

後漢班固傳評曰。昔班固傷司馬遷云。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固身亦自陷大戮。（班固附竇氏勢。竇氏敗。固坐之死洛陽獄中也。）可謂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邪。此昏於勢者。議曰。夫班固傷遷。公論也。自陷大戮。挾私也。夫心有私則智不能守也。

尸子曰。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殉。中國聞而非之。及怒則以親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奪之也。（此昏於怒者也。）好亦然矣。語曰。莫知其子之惡。非智損也。愛奪之也。（此昏於愛者也。）是故論貴

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范曄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則厲誠能迴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則能恕而自鑒議曰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振也欲焉得剛由此言之心苟有私則失其本性矣尸子曰鴻鵠在上鷃鴳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不知也非二五難計欲鴻之心亂也是知情注於利則本心亂矣

卑政第三十三　劉厲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徧者以其高於萬物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炤日月之四蔽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他久矣是以先生設官分職而共治也

淮南子曰齊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肖故曰療饑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也此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知者微妙之言上知之所難也今爲衆人法而以爲上知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梁肉而飽裋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所難論則其於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又曰世之所謂列士者離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言論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則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又曰察士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智全也夫人未盡察之也唯賢者而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也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

同務而已。又曰小人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也。故曰爲善者使人不能得從。爲巧者使人不能得與。此獨善獨巧者。未盡巧善之理也。故所貴聖人之理。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遠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貴於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汙於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爲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國俗。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議曰。據文子此言。以爲聖人不可用先知遠見。博聞強志。傲世賤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爲風俗。今但任其風土。化以農稼。軍陣曲成於物。而俯同於俗耳。非貴於獨能獨勇者也。故聖人任道以通其險。淮南子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離朱之明。察鍼芒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泉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險也。立法以理其差。汶子曰。農士商工。鄉別州異。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生。此立法以理其差也。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議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能使木鳶自飛。無益於用。漢之張衡。能使參輪自轉。魏之馬鈞。能使木人吹籥。苟無益於用而爲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矣。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伎成無所用。巧。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殖挹。聖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觀之。事在於適時。無貴於遠功。有自來矣。

善亡第三十四　議曰。世有行善而反亡者。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何以徵其然耶。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火不息。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又五穀種之美者。苟爲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成也。尸子曰。食所以爲肥也。一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譬今人皆以一飯而問人奚若者也。議曰。此善少不足以成名也。惡亦如之。何以明其然耶。書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余弗順天。厥罪惟均。由是觀之。夫罪未盈。假令中有罪惡。未滅也。今人見惡即未滅。以爲惡不足懼。是以亡滅者繼踵於世。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聖人之誡。由是觀之。故知善也者。在積而已。今人見徐偃亡國。謂仁義不足杖也。見承桑失統。謂文德不足恃也。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也。是猶杯水救火。一飯問肥之說。惑亦甚矣。

詭俗第三十五

夫事有順之而爲失。義有愛之而爲害。有惡於已而爲美。有利於身而損於國者。何以言之。劉梁曰。昔楚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溪。殉之以二女。此順之而失義者也。議曰。夫君正臣從謂之順。今君失義而臣下從之。非所謂順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穀陽獻酒。子反以斃。此愛之而害者也。漢文帝幸慎夫人。其在禁中。嘗與后同席。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慎夫人席與后同席。袁

盎引却愼夫人坐上大怒袁盎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上下乃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耳主妾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豕乎上乃悅由是言之夫愛之爲害有自來矣　臧武仲曰孟孫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藥石猶生我此惡之而爲美者也孫卿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韓子曰爲故人行私謂之不弃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俗遁世謂之高愨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人不弃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人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愨者人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人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而人主之大敗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家國無危亂不可得也由是觀之夫俗之好惡與事相詭唯明者能察之韓子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此之謂義利者也

息辯第三十六

議曰夫人行皆著於迹以本行而徵其迹則善惡無所隱矣夫辯者焉能逃其詐乎

中論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數物誰其疑之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審觀其體則無所竄情何謂行本孔子曰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太公曰人不盡力非吾人也吏不潔愛人非吾吏

也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安萬乘之主簡練羣臣定其名實明其令罰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何謂事跡昔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貧苦趙攻甄子不能救衞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之者齊國大理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將以爲賢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陛下視今爲治也亂也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丹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也此事迹者也由是言之夫立身從政皆有本矣理亂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繩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熱則善惡無所逃矣

量過第三十七

議曰楊惲書云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遑遑求財利常恐遺乏者庶人之行也今柰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責僕哉此量過者也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也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豈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議曰、夔龍穫契、王者佐也、狐偃、咎犯、霸者佐也、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佐之材而爲霸者之政、非小器而何、由是觀之、孔子以管仲爲夔龍穫契之黨而觀過也、虞卿說魏王曰、虞卿說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然楚之伐燕、路由於魏、恐魏不聽、虞卿乃爲春申君說魏君假道也、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之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開兵於燕、則豈楚之任哉、由是觀之、夫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爲強大、天下無敵、非詭議也、各從其黨言之耳、不可不察、

勢運第三十八　百六之運、推遷改移、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君子小人、無賢不肖、至人無可鄙、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禮讓焉、此數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勢運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物多則欲省、求贍則爭止、議曰、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此有餘則讓者也、漢書曰、韓信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及在漢中、蕭何言於高祖曰、韓信者、國士無雙、此不足爲爭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滯其祿、父母餓於前、妻子餒于後、能守志不移者鮮矣、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爭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者、有所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刑不能禁也、愼子曰、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

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故莊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新語以近河之地溼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四瀆東流則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議曰匡衡曰循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由是言之夫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也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議曰尚書云殷罔弗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罔獲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並爲非法無得其中皆從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禮讓未必禮讓議曰左傳云范宣子好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形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形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由此言之夫欒黶之讓勢運之耳故知世之禮讓未必禮讓也夫勢運者不可不察議曰政論云雖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可爲天下通變故知君子小人本無定質蓋隨勢運者多矣

傲禮第三十九

左傳曰無傲禮曲禮曰無不敬然古人以傲爲禮其故何也欲彰於人德者耳何以言之昔侯嬴爲大梁夷門監魏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引公子過市及至家以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稠人廣衆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

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初公子迎侯生。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駕過之。侯生下見其客朱亥。與之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市人皆觀。從騎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也。

張釋之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韝解。願謂張廷尉爲我結韝。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者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韝。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汲黯常與大將軍抗禮。或讒黯曰。自天子常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之。愈賢黯也。由是觀之。以傲爲禮。可以重人矣。議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此言忠臣孝子。因不和昏亂。乃見其節。向使侯生不傲。則市人不知公子能下士也。使王生不倨。則三公不知廷尉能折節也。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信矣夫。

定名第四十

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識鑒不顯。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故稱之曰道德仁義禮智信。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又曰。道者、謂人之所蹈。使萬物不失其所由也。德者、人之所得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謂之德。仁者、愛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悲惻隱之心。遂其生成。義者、

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又曰。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建功立事也。禮者、履也。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又曰。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君之序也。又曰。立善防惡。謂之禮也。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謂之智。信者、人之所承也。發號施令。以一人心。謂之信。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又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于上。謂之術。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又曰。君正臣從。謂之順也。從命病君。謂之諛。又曰。應言而不言。謂之隱。應諫而不諫。謂之諛。又曰。君僻臣從。謂之逆也。逆命利君。謂之忠。又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孫卿曰。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謂之亂。又曰。賞無功謂之亂。君有過失。將危國家。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能率羣下以諫於君。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謂之輔。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謂之弼。故諫諍輔弼者。可謂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貴也。莊子曰。莫之顧而進。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匿。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偸拔其所欲。謂之險。古語曰。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以賢代賢。謂之奪。以不肖代賢。謂之伐。緩令急誅。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罪不知己。謂之虐。敬不中禮。謂之野。禁而不止。謂之逆。又曰。恭不中行。謂之逆。又曰。令而不行。謂之障。禁非立是。謂之法。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銀綵帛。謂之殘。收暴虐之吏。殺無罪之人。

非以法度謂之賊。莊子曰。析交離新之賊。孫卿曰。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國之賊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色取人而實違之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已謂之愚。分於道謂之性。分謂始得爲人。形於一謂之命。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或曰。樂與音同乎。對曰。昔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聽鄭衞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曰。夫古樂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也。宋音燕女溺志也。衞音趨數煩志也。齊音敖辟驕志也。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樂之異也。董生曰。古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時者。而以深入教化於人。然後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故國風淫俗。在於管絃。樂書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正。而理道備矣。此又音聲之異也。或曰。音與樂既聞命矣。敢問儀與禮同乎。對曰。昔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於子太叔。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

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也。天地之經。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爲五味。酸鹹辛甘苦也。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於是。非分別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也。人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也。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也。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故人能曲直以從禮者。謂之成人。或曰。然則何謂爲儀。對曰。養國子。教之六儀。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儼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纍纍顚顚。纍音力追反。顚音田。憂思之貌。軍旅之容。暨暨諮諮。諮音頷。教令之貌。車馬之容。駢駢翼翼。此禮儀之異也。夫定名之弊。在於鉤鈲折辭。鈲音普覓反。苟無其弊。則定名之妙也。論曰。班固九流。其九曰雜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雜才。以長諷議。由是觀之。雜說之益。有自來矣。故著此篇。蓋立理敍事。以示將來君子兵。

長短經卷第九 兵權

出軍　練士　結營　道德　禁令　教戰　天時　地形　水火　五閒　將體　料敵
勢略　攻心　伐交　格形　蛇勢　先勝　圍師　變通　利害　奇正　掩發　還師

趙子曰．詩云．允文允武．書稱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備．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黃帝與蚩尤戰．顓頊與共工爭．堯伐驩兜．舜伐有苗．啓伐有扈．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漢高有京索之戰．光武興昆陽之師．魏動官渡之軍．晉舉平吳之役．故呂氏春秋曰．聖王有仁義之兵．而無偃兵．淮南子曰．以廢不義而授有德者也．是知取威定霸．何莫由斯．自古兵書．殆將千計．若不知合變．雖多．亦奚以爲．故曰少則得．多則惑．所以舉體要而作兵權云．

出軍第一

夫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兵戰之場．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凡天有白雲如匹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或有雲如匹布竟天．或有雲如胡人行列陣．皆天下多兵．或壬子日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天下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盡兵．或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亦天下兵起．三日內有雨災．解或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兵大起．凡有白雲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或有如人持刀楯．此暴兵氣也．或有白氣廣六丈．東西竟天者．亦兵起也．青者有大喪也．故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

兵。應兵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之大。矜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夫禁暴救亂曰義兵。可以禮服。恃衆以伐曰強兵。可以謙服。因怒興師曰剛兵。可以辭服。弃禮貪利曰暴兵。可以詐服。國危人疲。舉事動衆曰逆兵。可以權服。是知聖人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螢火。臨不測之淵，而欲墮之。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泊者何。重傷人物。故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以德來。然後命將出師矣。夫將者、國之輔也。人之司命也。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既知兵。主既擇將。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煩將軍應之。乃使太史卜齋擇日。授以釜鉞。君入太廟。西面而立。將軍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釜鉞之威。臣不敢還。諸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故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曰寡人。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古語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漢書曰。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故知合軍聚衆。在於閫外。受推轂之寄。當秉旄之重。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乃可成大業矣。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之謂也。

夫王者帥師。必簡練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長。爲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後萬事畢矣。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撮計謀。保國全命者也。謀士五人。主國安危。豫慮未然。諭才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歷。候風氣。理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形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理者也。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凡軍陣所用。剋舉非法者也。通糧四人。主廣飲食。密畜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食者也。奮威四人。主擇材士。諭兵馬。風馳電擊。不失所由。奇伎也。鼓旗三人。主佐鼓旗符節號令。倏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出旌杆。任重持難。修溝墐。治壁壘。四轉守禦者也。通材三人。主拾遺補過。集會術數。周流並會。應偶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奇譎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也。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爲日列於前也。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冒難攻銳。令三軍勇猛也。羽翼四人。主飛名譽。震遠近。動移四境。以弱敵心者。游士八人。主相徵祥。候開闔。視敵人爲謀者也。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敵心。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領埋方物也。方士二人。主爲藥以全傷病也。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勃氣壯勇。暴強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學於奇正。長劍琱弧。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銳騎之士。有破格舒鉤。強梁多力。能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罪之人。昆弟爲其將報讐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故贅壻入虜。欲昭迹揚名者。

聚爲一卒。名曰厲頓之士。有辯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爲一卒。名曰簡諜飛言弱敵之士。有故肯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伎過人。能負重行數百里者。聚爲一卒。名曰待令之士。夫卒強將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兵無選鋒曰北。必然之數矣。故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結營第三

太公曰。出軍征戰。安營置陣。以六爲法。六者謂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置表十二辰也。將軍自居九天之上。青龍亦爲九天。若行止顧宿居玉帳下。凡月建前三辰爲玉帳。假令正月巳地是也。覓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建向破。不向太歲太陰。不飲死水。不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無休天竈。無當龍首。死水者、不流水也。死地者、丘墓之閒地柱者、下中之高地。獄者、高中之下。天竈者、谷口也。龍首者、山端也。故曰。凡結營安陣。將軍居青龍。軍鼓居逢星。士卒居明堂。伏兵於太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斷居天獄。治罪居天庭。軍糧居天牢。軍器居天藏。此謂法天結營。物莫能害者也。假令甲子旬中。子爲青龍。丑爲逢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陰。辰爲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甲戌旬中。戌爲青龍。亥爲逢星。子爲明堂。丑爲太陰。寅爲天門。卯爲地戶。辰爲天獄。巳爲天庭。午爲天牢。未爲天藏。甲申旬中。申爲青龍。酉爲逢星。戌爲明堂。亥爲太陰。子爲天門。丑爲地戶。寅爲天獄。卯爲天庭。辰爲天牢。巳爲天藏。甲午旬中。午爲青龍。未爲逢星。申爲明堂。酉爲太陰。戌爲天門。亥爲地戶。子爲天獄。丑爲天庭。寅爲天牢。卯爲天藏。甲辰旬中。辰爲青龍。巳爲逢星。午爲明堂。未爲太陰。申爲天門。酉爲地戶。戌爲天獄。亥爲天庭。子爲天牢。丑爲天藏。甲寅旬中。寅爲青龍。卯爲逢星。辰爲明堂。巳爲太陰。午爲天門。未爲地戶。申爲天獄。酉爲天庭。戌爲天牢。亥爲天藏。

道德第四

夫兵不可出者三。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出戰。故孫子曰。一曰道。道者令人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人不畏危。危、疑也。言主上素有仁施於下。則士能致前赴敵。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生蛙。而民無叛疑也。黃石公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將。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接之以禮。勵之以辭。厲士以見危授命之辭也。則士死之。是以含蓼問疾。越王霸於諸侯。吮疽恤士。吳起淩於敵國。陽門慟哭。勝三晉之兵。單醪投河。感一軍之士。勇者爲之鬬。智者爲之憂。視死若歸。計不旋踵者。以其恩養素畜。策謀和同也。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語曰。積恩不已。天下可使。此道德之略也。

禁令第五

孫子曰。卒未專親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專親而罰不行。則不可用矣。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居死地。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知理。譬若驕子。不可用也。經曰。兵以賞爲表。以罰爲裏。又曰。令之以文。文、惠也。齊之以武。武、法。是謂必取。故武侯之軍禁有七。孫子曰。無法之懸。無政之

令司馬法曰見敵作誓贍功作賞此蓋圍急之時不可格以常制其敵國理戎周旋中野機要綱目不得不預領矣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若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迴避務止初近而後遠喚名而不應軍甲不具兵器不備此謂輕軍有此者斬之受令不傳傳之不審以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有此者斬之食不廉糧軍不部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首以獲功名此謂盜軍有此者斬之若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絃主者吏士法令不從此謂欺軍有此者斬之聞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麾不隨避前在後縱發亂行折兵弩之勢卻退不鬬或左或右扶傷舉死因託歸還此謂背軍有此者斬之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軍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前呼喚喧譁無所聽聞失行亂次兵刃中傷長將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有此者斬之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啓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食阿私所受大言驚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有此者斬之斬斷之後萬事乃理所以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故太公曰刑上極賞下通孫子曰法令孰行賞罰孰明吾以

此知勝此之謂也

教戰第六

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百不當一。此棄之者也。故領三軍。教之戰者。必有金鼓約令。所以整齊士卒也。教令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故教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漸至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爲其校陣。各有其道。左校青龍。右校白虎。前校朱雀。後校玄武。中校軒轅。大將之所處。右鋒左戟。前楯後弩。中央鼓旗。與動俱起。聞鼓則進。聞金則止。隨其指麾。五陣乃理。夫五陣之法。鼓旗爲主。一鼓舉青旗。則爲曲陣。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三鼓舉黃旗。則爲員陣。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五鼓舉黑旗。則爲直陣。曲陣者、木也。銳陣者、火也。員陣者、土也。方陣者、金也。直陣者、水也。此五行之陣。展轉相生。以爲勝負。凡結五陣之法。五五相保。五人爲一長。五長爲一師。五師爲一帥。五帥爲一校。五校爲一火。五火爲一撞。五撞爲一軍。則事備矣。夫兵之便務。知節度。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收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正立。二鼓起食。三鼓嚴辦。四鼓就行。聞聽令。然後舉旗出兵。隨幡所至也。故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五爲數。鬬衆如鬬少。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耳目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耳目。是知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罰。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勝必敗。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

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此用衆之法也。卒服習矣。器用利矣。將軍乃秉旄麾衆而誓之。有虞氏誡於國。夏后氏誓於軍。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所誓不同。吾從周。誓之曰。嗚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某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俾我有衆。龔行天討。用命者賞。不踰時。逗撓者誅。不遷列。死生富貴。在此一舉。嗟爾庶士。各勉乃心也。於是氣勵青雲。雖赴湯蹈火可也。此教戰之法也。

天時第七

孫子曰。二曰天時。天時者。陰陽寒暑時節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太公曰。天文三人主占風氣。知天心去就。故經曰。能知三生臨刀勿驚。從孤擊虛。一女當五丈夫。故行軍必背太陰。向太陽。察五緯之光芒。觀二曜之薄蝕。必當以太白爲主。辰星爲候。合宿有必鬬之期。格出明不戰之勢。避以日耗。背以月刑。以王擊困。以生擊死。是知用天之道。順天行誅。非一日也。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迴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刑生霧。此皆見師之出而不見者入也。若煙非煙。此慶雲也。若星非星。此歸邪也。若霧非霧。此泣軍也。若雷非雷。此天鼓也。慶雲開有德。歸邪有降人。泣軍多殺將。天鼓多敗軍。是知風雲之占。歲月之候。其來久矣。故古者初立將。始出門。首建牙之時。必觀風氣之氣。諸謀立武事。征伐四方。興兵動衆。忌大風雷雨陰不見日。辰午酉亥。自刑之日。夫牙旗者。將軍之精。凡竪牙旗。必以制日。制日者。謂上剋下也。初立牙門。禡之曰。兩儀有正。四海有王。寶命在天。世德彌光。蓑爾凶狡。敢謀亂常。天子命我。秉鉞專征。爰整其旅。討茲不庭。夫天道助順。神祇害口。使凶醜時殲。方隅聿清。兵不血刃。凱歸上京。神氣增輝。永觀厥成。實正直之賴。凡乃神之靈。急急如律令。凡氣初出如甑上氣。勃勃上昇。氣積爲靄。

霧爲陰陰氣結爲虹蜺暈珥之屬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十不能爲災必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候之期內有風雨災不成也若風不旁勃旌旗暈暈順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凡軍上氣如山堤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或如火光亦大勝或敵上白氣紛拂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或敵上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與戰或有雲廣如三匹帛前後大軍行好遙望軍上雲如鬬鷄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虵舉頭向敵者戰必勝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擊有赤黃氣干天亦不可攻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口狀其軍不可攻此皆勝氣也若逆風來應氣旁勃牙扛折陰不見日旌幡激揚敗候也若雲氣從敵所來終日不止軍不可出出則不利若風氣俱來此爲敗候在急擊也凡敵上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類偃蓋皆敗徵也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軍必敗或軍上氣昏發連夜照人則軍事散亂或軍上氣半而一絕一敗再絕再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或軍上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或軍上有赤氣炎炎降天將死衆亂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敗軍也或有雲氣蓋道蒙蔽晝冥者釋炊不暇熟急去此皆敗候也若下輕其將妖怪並作衆口相惑當修德審令繕礪鋒甲勤誠誓士以避天怒然後復擇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之音誠心啓請以備天問觀其祥應以占吉凶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於衆心乃可用矣雖云任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封功賞勞則不禱而福從共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臨機制用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此五者助勝之術故曰知地知天勝乃可全不可不審察也

地形第八

孫子曰。三曰地利。地利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故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故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有圍地。有死地。九地之名。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自潰之心也。故經曰。散地吾將一其志也。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入人之地未深。士卒意尙未專。而輕走也。故經曰。輕地吾將使之屬也。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故經曰。爭地吾將趣其後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道上相交錯。平地有數道。往來交通。無可絕也。故經曰。交地吾將固其結。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對。而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其地。可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故經曰。衢地吾將謹其守也。入人難反之地。深倍城邑多者。爲重地。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專心意。故謂之重地。故經曰。重地吾將繼其食也。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汜地。汜、浸洳之地。故經曰。汜地吾將進其途也。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地。所欲從入阨險。欲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故經曰。圍地吾將塞其闕也。疾戰則存。不疾則亡者。爲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復有礙。又糧乏絕。故爲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尙飽。強志殊死。故可以俱死。故經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也。是故散地無戰。士卒顧家。不可以戰。輕地則無止。入敵地淺。士意尙未堅。不可以遇敵。自當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三道攻當先主利地也。交地則無絕。相及屬也。交地者。俱可進退。不以兵先得其地者。不可攻也。

絕之。衢地則合交。佐諸侯也。當交結于諸侯。重地則掠。蕃糧食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汜地則行。不可止也。圍地則謀。擊其謀也。則當權謀奇譎。可以免難。死地則戰。殊死戰也。未戰先勵之曰。無慮愚戇。用軍不明。乃墮圍陁之地。益士大夫之憂也。皆將之罪也。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力。身當膏野草。爲蟲獸食。妻子無所求索。尅則身榮賞祿在焉。可不勉哉。

又有六地。有通。有挂。有支。有隘。有險。有遠。六地名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居通地。先處其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寧致於人。無致於人。已先處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使敵絕己糧道也。可以往。難以反。曰挂。挂、相挂牽也。挂形曰。敵無備。出而勝之。敵有備。出而不勝。難以反。不利。

敵無備而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反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支形曰。敵雖利我。我無出引而去也。令敵半出而擊之利。利我者佯背我去。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隘形曰。我先居之。必盈之而待敵。盈、滿也。以兵陣滿院形名。使敵不得進退。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也。不盈而從之。隘形者兩中之閒。通谷也。敵怒勢不饒我也。居之必前齊陁口陣而守之。以奇也。敵卽先居此地。齊口陣勿從也。卽半隘陣者從而與敵。其此利也。險形曰。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來擊之勝也。若敵先居。則引而去之。勿從也。地險先不可致於人也。夫遠形鉤勢。難以挑戰而不利。挑近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鉤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皆將之至任。不可不察。故曰。深草蓊穢者。所以遁逃也。

深谷阻險者所以止輿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衆少可以夜擊敵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石徑涇川丘阜涇川常流之川草木所在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丘陵漫衍相屬漫衍猶聯延也屬續也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原相遠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十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蕭蕭蒿也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扼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故曰地形者兵之助又曰用兵之道地利爲寶趙奢趨山秦師所以覆敗韓信背水漢兵由是克勝此用地利之略也

水火第九

經曰以水佐攻者強以火佐攻者明是知水火者兵之助也故火攻有五一曰火人敵旁近草因風燒之二曰火積燒其積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使閒人之敵營燒其兵庫五曰火燧燧墮也以火墮敵人營中也火頭之法以鐵盈火著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燒絕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奸人也煙火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參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蕭世誠云春丙丁夏戊己

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居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如風雨期五子元運式各侯其時可用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何以言之昔揚埏與桂陽賊相會埏以皮作大排囊以石灰內囊中置車上作火隧繫馬尾因從上風鼓排囊吹灰羣賊眯目因燒馬尾奔突賊陣衆賊奔潰此用火之勢也殷浩北伐長史江遹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腳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鷄飛散羌營營皆燃因擊之姚襄退走此用火之勢李陵在大澤草中虜從上風縱火陵從下風縱火此以火解火勢也吾聞敵燒門恐火滅門開當更積薪助火使火勢不滅亦解火之法也太公曰強弩長兵所以踰水戰孫子曰水可以絕謂灌城也又曰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也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謂處水上之軍故曰以水佐攻者強何以言之昔韓信定臨淄走齊王田廣楚使龍且來救齊齊王廣龍且幷軍與信合戰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而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遂戰敗吾聞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易勝者敗善者之勝也無知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武不武者其所錯勝勝已敗者也龍且不用客之計欲求赫赫之功昧矣夾濰音唯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乘追信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之殺龍且龍且水軍東散走此反半渡之勢吾聞兵法絕水必遠水令敵半渡而擊之利韓信半渡軍佯入害地令龍且擊之然後決壅水此所謂雜于利而務可神雜於害而患可解也皆反兵而用兵法微哉微哉

盧綰佐彭越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羽聞之謂其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挑戰慎勿與戰漢

果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孫子曰。廉潔可辱也。大司馬怒。渡汜水。音凡。卒半渡。漢擊大破之。此欲戰無附於水勢也。

故知水火之變。可以制勝。其來久矣。秦人毒涇上流。晉軍多死。荊王燒楚積聚。項氏以擒。曹公決泗於下邳。呂布就戮。黃蓋火攻於赤壁。魏祖奔亂。此將之至任。蓋軍中尤急者矣。不可不察。

五間第十

周禮曰。巡國傳諜者。反間也。呂望云。間搆飛言。聚爲一卒。是知用間之道。非一日也。凡有白氣羣行。徘徊結陣來得爲他國人來欲圖人。不可應。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也。或有黑氣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深入謀亂吾國臣。或有黑氣遊行中含五色。臨我軍上。敵必謀合諸國而伐吾國。諸侯反謀軍。軍自敗。或有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戰。無誠實言信相反。九日內必覺。備之吉。或日月陰沈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臣謀主。故日久陰不與臣謀主也。

故間有五。閒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生間。有死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言敵鄉邑之人。知敵表裏虛實。可使伺候聽察。辭致言。故曰因之用。賞祿爲先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其在官失職者。若刑誅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曹公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故曰反間。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詰。故曰反間也。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也。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

於敵閒者也。作詐誑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閒知之。吾閒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也。閒則死矣。又一云。敵閒來在營閒我誑事而持歸。然皆非吾所圖也。二閒皆不能知幽隱。故曰死閒。蕭世誠云。所獨敵人及已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免相敕勿泄。佯不祕密。令拘者竊聞之。因綏之使亡。亡必歸敵。以所聞告之。敵必信焉。往心不閒。故曰死閒得也。昔漢西域都護班超。初爲將兵長史。悉發諸國步騎二萬五千擊莎車。莎車求救龜茲。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部曲及于闐疎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計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爲然。乃陰緩擒得生口。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龜茲聞之喜。使左將軍將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勵士。至雞鳴。馳赴莎車軍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又耿弇討張步。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弇。昔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魏文帝聞備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後七日。權破備書到。今張步列營數十。緩急不能相救。又一軍潰。則衆心難固。此黥布所以走荊王也。步非計也。敗其宜也。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懼。遂空壁亡去。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耿弇開祝阿之圍。令其衆奔鐘城。以震怖之。亦奪氣奪心計也。炒矣夫。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多伐樹木。揚言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治攻具。後三日當悉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

今來適吾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崗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或問孫子曰。敵衆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弇揚言攻巨里也。亦奪其所愛。令自致之計也。此用因間之勢也。晉時。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李雄於郫城。迭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領從泰。李雄先使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我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襲胡取之。漢使酈生說齊王田橫。橫罷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其無備。襲齊破之。田橫烹酈生。酈生偶成韓信死間。唐李靖伐匈奴。以唐儉先和親。而已以兵乘其不備破之。此李靖以唐儉爲死間者也。此用死間之勢也。陳平以金縱反間於楚軍。間范增。楚王疑之。此用反間者也。事具霸紀。故知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莫能用間。非密微莫能得間之實。此三軍之要。唯賢將之所留意也。

將體第十一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吳子曰。凡人之論將。恆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萬分之一耳。

故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爲動孫子曰將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此所謂五才者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峽路險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閒諜分散其衆使君臣相怨是謂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是謂力機此所謂四機者也夫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將憂則內疑將有憂色則內外相疑故曰不相信也謀疑則敵國奮多疑則計亂亂則令敵國奮威以此征伐則可致亂故將能清能靜廉財曰清不擾曰靜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也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受賢於羣英之中若越納范蠡齊納甯戚之類也能採善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裁阨難險難阨皆悉明之能制軍權危者安之懼者懽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去者慰誘還之若蕭何追韓信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士卒苦卑賤者貴之昔吳起下與士卒同衣食是也強者抑之敵者殘之卑中有賤而敵貴者亂上下之禮殘殺之貪者豐之懸賞以豐其心所以使貪欲者使之臨敵將戰有欲立功名有欲利敵人者皆許而使之所謂使勇使貪畏者隱之士卒有所畏懼者隱蔽於後勿使爲軍鋒軍敗由鋒怯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有讒鬬者覆信之毀者復之官職有毀廢者則修而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服者活之首服罪者活之降者說之說、舍獲城者割之賞功臣也獲地者裂之賜功榮者獲國者守之得其國必封賢以守之昔吳伐越得而不守所以終敗也獲阨塞之獲難

屯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強下之。敵陣強則下之勿與戰。若齊師伐魯。鼓之曹劌不動。三鼓破齊下之。敵淩假之。敵之威勢淩吾而來。宜持重以待之。勿與戰。楚淩漠求戰一決。漢祖知弱。不許之是也。敵暴安之。敵人爲暴虐之行。則安之勸之。所以怒我衆也。昔燕伐齊。田單不下。燕師掘齊人冢墓。田單安勸之。敵勃義之。敵爲勃亂之事。則隨有義以待之。彼勃我義。故尅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舉順以挫逆也。因勢破之。放言過之。放過惡言。以誣詐敵人。以怒已衆也。四網羅之。此爲將之道也。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賞罰不明。善惡無異。則有功之臣皆懈倦也。將專已則下歸咎。專已自任。不與下謀。衆皆歸罪於將而責之。將自臧則下少功。臧、善也。將自伐則忘下自用者。故曰少功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奸不禁。上貪則下盜也。將內顧則士卒淫。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試。試、法也。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軍誌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將衆如一體也。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衆一則羣心結。結如一也。攻敵疾則詐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以外鬬內則禍不制。窺、見也。謀泄則外見已情之虛實。其禍不可制也。財入營則衆奸會。凡爲軍使外人以財貨入營內。則奸謀奄集其中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防慮。不能從謀。故去之。將無勇則吏士恐。將怯則下無所恃。故恐也。將遷怒則軍士懼。慮也謀也。將之所重。勇也怒也。將之所用意。

故曰。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人可煩也。此五者。將軍之過。用兵之災。故凡戰之要。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刑用權。則不勞而功興也。其將愚而信人。可謀而詐。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桀。可離而閒。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智而心緩者。可追也。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誘也。貪而喜利者。可襲也。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於人者。可使人欺也。此皆用兵之要。爲將之略也。

料敵第十二

夫兩國治戎。交和而合刀。以冥冥決事。必先探於敵情。故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戰。又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因形而作勝於衆。用兵之要也。若欲先知敵將。當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當之。觀敵之來。一起一坐。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者。將必有智。勿與輕戰。凡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敵有氣外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皆不可擊。凡氣上與天連。軍中將賢良。凡有氣如龍如虎在殺中。或如火煙之形。或如火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大而卑。或氣紫黑如門上樓。或如白粉沸。皆猛將之氣也。若其衆譁旗亂。其卒自止自行。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凡敵上氣青而疎散者。將怯弱。前大而後小。將性不明也。故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

障者。疑也。（祠草中多障蔽者。必逃去。恐吾追及。多作障蔽。使吾疑其閒有伏兵也。）鳥起者。伏也。（凡軍上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下有伏兵。或兩軍相當。有赤氣在軍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雲絞絞綿綿。此以軍騎爲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以步卒爲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在外。爲伏兵。不可不審察也。）禽駭者。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遠者。薪來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少少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敵增備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食肉。軍無懸湮。（音唾。一簞之食也。）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淳淳翕翕。徐言入入者。失其衆也。（此將失其衆之意也。）數賞者。害也。數罰者。困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近。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敵來新到。行陣未定。可擊也。陣雖定。人馬未食。可擊也。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人馬數顧。可擊也。凡見此者。擊之而勿疑。然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故匈奴示弱。漢祖有平城之圍。石勒藏鋒。王浚有幽州之陷。卽其效也。可不愼哉。

勢略第十三

孫子曰。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又曰。水之弱至於漂石者。勢也。何以明之。昔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說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討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幷其八。威震天下。勢溜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烏甲反。無不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理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爲後憂。曹公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延問曄曰。今尙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又太祖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城。攻不拔。太祖欲還。荀攸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收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以此觀之。當是時。雖諸葛之智。陳宮之謀。呂布之勇。關張之勁。無所用矣。此謂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救兵有三勢。夫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出挾路。大阜深澗。龍蛇蟠磴。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役饑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舍。後軍來涉。所謂因勢者也。善戰者恆求之於勢。勢之來也。食其緩頰。下齊七十餘城。謝石渡淝。摧秦百萬之衆。勢之去也。項羽有拔山之力。空泣虞姬。田橫有負海之強。終然刎頸。故曰。戰勝之威。人百其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永挫折也。言人氣傷。雖有百萬之衆。無益於用也。故水之弱至於漂石。此勢略之要也。

攻心第十四

孫子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何以明之。戰國時有說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勝爲上。兵勝爲下。是故聖人之伐國攻敵也。務在先服其心。何謂攻其心。絕其所恃。是謂攻其心也。今秦之所恃爲心者。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迴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音堯）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貪而忽名。可貨以賂。）秦等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諸葛亮擒孟獲七縱七擒之。南方終亮之世。不敢背叛。又四面楚歌而項羽走。劉琨吹篪胡人散。攻心之計。非一途也。）此攻心者之。

伐交第十五

孫子曰。善用兵者。使交不得合。何以明之。昔楚莫敖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也。）鄖人軍於蒲騷。將以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於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虛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從之。遂敗鄖師於蒲騷。漢宣帝

時。先零與罕幵羌解仇。合黨爲寇。帝命趙充國先誅罕幵。充國守便宜。不從。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爲背叛故與罕幵解仇。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此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服矣。帝從之。果如策。魏太祖初伐關中。賊每一部到。太祖輒喜。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大祖曰。關中道遠。若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莫能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攻差易。吾是以喜。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曹公得之矣。此伐交者也。

格形第十六

孫子曰。安能動之。又曰。攻其所必趨。何以明之。昔楚子圍宋。宋公使如晉告急。晉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戊穀以逼齊。）果如是計。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爲將。以孫臏爲師。居輜車中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又曹操爲東郡太守。（東郡今魏州是。）治東武陽。軍頓丘黑山賊。（黑山今衛州界也。）于毒等攻東武陽。太祖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諸

將皆以爲當還自救。曹操曰。昔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則武陽自解。不還。我能破虜家。虜不能拔武陽必矣。乃行。毒聞之。果棄武陽還。曹操要擊大破之。初關羽圍樊襄陽。曹操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蔣濟說曹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操從之。羽遂見擒。此言攻其所愛則動矣。是以善戰者無知名。無勇功。不爭白刃之前。不備已失之後。此之謂矣。

虵勢第十七

語曰。投兵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何以明之。漢宣帝時先零爲寇。帝命趙充國征之。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袁尚既敗。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既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曹公征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游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其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則必相救。曹操不從。進至穰。與繡戰。表果救之。軍不利矣。故孫子曰。善用兵者。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擊其頭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或曰。敢問可使如率然乎。孫子曰。可矣。夫吳人之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而濟則相救如左右手。是故放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此之謂矣。

先勝第十八

孫子曰。善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何以明之。梁州賊王國圍陳倉。乃拜皇甫嵩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待時。勇者不留決。速戰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此。可勝在彼。（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此之謂也。）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吾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吾前不擊。避其銳也。（實而備之。強而避之。銳卒勿攻。兵之機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

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兵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國走而死。卓大慙恨。孫子曰。怒而撓之。言待其衰也。又曰。卑而驕之。言敵怒而進兵。則當外示屈弱以高其志。待其歸隨而擊之。又曰。引而勞之。言因其進退以觀其變。然後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傳也。

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永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今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果爲賊所敗。晉代王開攻燕鄴城。慕容德拒戰。代師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譚進曰。昔漢高祖云。吾寧鬬智。不能鬬力。是以古人先勝廟堂。然後攻戰。今代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代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適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軍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湟池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糜費。攻則衆旅多弊。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孫子曰。以遠待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此先勝而後戰者也。

圍師第十九

孫子曰。圍師必闕。何以明之。黃巾賊韓忠據宛。朱儁張超圍之。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

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不剋。儁登土山。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連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幷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遂破忠等。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將人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則引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凡降人之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又云。相向或有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凡城中有白氣如旗者。不可拔。或有黃雲臨城。有大喜慶。或有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屠。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天鉞也。不可伐。伐者死。或城上氣如火煙。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或有氣如杵形。從城中向外者。內兵欲突出。主人勝。不可攻。或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者。攻不可得。或有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有諸氣從城中出入吾軍上者。敵氣也。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雨者。城有輔。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也。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繞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或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急攻之可破。或有氣出入者。人欲逃。或有氣如灰。氣出而覆其軍上者。士多病。城屠。或城上無雲氣。士卒散。或城營上有赤氣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攻城有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屈虹從城外入城者。三日內城猪。此皆敗氣也。北圍師之道也。

變通第二十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何以明之。魏與趙攻韓。齊田忌爲將而救之。直走大梁。魏將龐涓去韓

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臏謂田忌曰。被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涓喜曰。吾固知齊卒怯也。入吾地三日。士卒亡已過半。乃棄其步兵。與輕銳倍日幷行逐之。臏度其暮至馬陵。道狹而多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見火舉而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乃自剄曰。果成豎子之名也。虞詡爲武都郡。羌率衆遮詡於陳倉崤谷。詡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子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今且行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既多。吾徐行則易爲所及。疾行則彼不測之。且虜見吾竈多。謂羣兵來至。孫子見弱吾示強。勢不同也。昔王濬在蜀作虹欲伐吳。預流柹江中以威之。及至唐將李清欲伐荊州。襲蕭銳。乃投柹於江中。使蕭銳見之。靖尋以兵隨柹而下。蕭銳不備。遂虜之。平荊州。夫兵法變通。不可執一。諸君得之矣。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因形而作。勝於衆善之善者矣。此變通之理也。

利害第二十一

孫子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又曰。雜於利而務可伸。雜於害而患可解。何以明之。漢將韓信攻趙。趙盛兵井陘口。信乃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音蔽）而望見趙軍。誡之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

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我大將旗鼓。未肎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行。出倍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士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使趙軍識韓信之勢。安得敗哉。故笑之而敗也。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弃旗鼓。走水上。水上軍開壁入之。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太公曰。夫兩陣之閒。出俾陣矣。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此之謂矣。以爲漢皆已得趙主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擊斬之。不能禁也。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夫衆心已亂。雖有良將。亦不能爲之計矣。於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斬成安軍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時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中。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夫處死地者。謂力均勢敵。以死地取勝可也。若以至弱當至強。投弱兵千死地。自貽陷矣。故孫臏曰。兵恐不可救。又經曰。大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是知死地之機。必用大衆矣。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曰。善。非所及也。孫子曰。兵甚陷則不

懼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投之無往者諸將之勇也此之謂矣

魏太祖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果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戰必勝繡收散卒赴追太祖戰果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皆如公之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軍勢百途事不一也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魏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還必國內有故也既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也故雖用敗兵而勝也繡乃服其能此利害之變故曰陷之死地而後生雜於害而患可解此之謂也

奇正第二十二

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孫子曰兵以正合事以奇勝何以明之魏王豹反漢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孫子曰遠而示之遠而示之近此之謂也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是知奇正者兵之要也經曰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此之謂矣

掩發第二十三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又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何以明其然耶燕平齊

圍卽墨城。卽墨城中推田單爲將以拒燕。田單欲激怒其卒。乃宣言曰。吾唯恐燕將劓所得齊卒。及掘城外墳墓。傷先人。可爲寒心。燕將如其言。卽墨人皆涕泣。共欲出戰。怒皆十倍。單乃收人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卽墨卽降。願不虜吾家族。燕將大喜。亦懈。乃收牛得千頭。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出。以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而奔。燕軍大驚。所隨五千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殺其將騎劫。復齊七十餘城。呂蒙西屯陸口。關羽討樊。留兵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關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鄴。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徹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取。而羽可擒之。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羽果信之。稍徹兵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伏其精兵於艫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太公曰。僞稱使者。所以絕糧食。謬令號。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由此言之。衣服號令之中。不可不審也。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表得羽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道不拾遺。昔秦伯見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故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此之謂矣。經曰。役諸侯得以業。語曰。因其強而強之。敵乃可折。關羽討樊。雖不被人計。亦自役自強者也。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厚遇其使。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使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相待過於平時。故羽士卒無鬬心。權至獲羽。遂定荊州。此掩發之變。故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此之謂矣。

還師第二十四

孫子曰。興師百萬。日費千金。玉子曰。四人用虛。國家無儲。故曰。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虛國。國虛則人貧。人貧則上下不相親。上無以樹其恩。下無以活其身。則離叛之心生。此爲戰勝而自敗。故雖破敵於外。立功於內。然而戰勝者以喪禮處之。將軍縞素請罪於君。君曰。兵之所加。無道國也。擒敵致勝。將無咎殃。乃尊其官以奪其勢。故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謂沈之於淵。沈之於淵者。謂奪其威。廢其權。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心。仁者之衆。可合而不可離。威權可樂而難卒移。是故還軍罷師。存亡之階。（尉他章邯是也。）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故霸者之佐。其論駁也。（駁、不純道也。）人主深曉此道。則能御臣將。（漢祖襲奪齊軍之類。）人臣深曉此道。則能全功保首。（張良學辟穀。棄人間事之類。）此還師之術也。論曰。奇正之機。五閒之要。天地之變。水火之道。如聲不過五聲。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不過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在乎因機而用權矣。不可執一也。故略舉其體之要。（此皆諸兵書中語也。）

跋

是書見於北夢瑣言。云趙蕤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應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又見唐書藝文志。雜家趙蕤長短要術十卷。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晁氏郡齋讀書志亦載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論王霸機權。正變長短之術。凡六十三篇。第九十載兵權陰謀。向嘗購之未得。今夏鮑君以文以拜經樓寫本見委。是正。始快讀之。其指歸大率如孫晁二公所云。乃其稱引繁富。核對非易。自揣固陋。久未敢下筆。既值歲餘。悉發齋中所有書。以次校勘。兩旬始畢。譌者改之。闕者補之。疑者證之。兩通者仍之。雖不能悉合。庶可上口矣。舊稱十卷。六十三篇。今本蕤自序亦然。檢之實止九卷。而篇有六十四。初頗疑之。及觀文獻通考引晁氏說。則首據瑣言。後云第十卷陰謀家本缺。今現存者六十四篇。始知是書早無足本。今所有自序。已不盡原文。而近刻讀書志。大有脫誤也。但王阮亭嘗見宋刻。云是徐健庵過任城得之。其跋亦言十卷。總六十三篇。唐梓州鄒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蕤撰。與今正同。則其誤自宋已然矣。瑣言蕤貫鹽亭。而言鄒者。四川總志云。蕤鹽亭人。隱於鄒縣長平山安昌巖。博考六經諸家同異。著長短經。又注關朗易傳。明皇屢徵不起。李白嘗造廬以請是也。案太白集有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廣輿記亦云蕤篤學不

仕。與白爲布衣交。著長短經。梓州志稱其人傑。阮亭又引楊天惠彰明逸事曰。潼江趙蕤。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長短經。此皆讀是書者所宜留意。故詳述之。至總志謂其文申鑒論衡之流。竊觀此書命名取國策。刺事倣呂覽。而雜採羣言。又絕似鴻烈也。乾隆辛丑暢月長至後九日。海寧周廣業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長短經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趙　蕤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壽